

民國二十六年四月

李商隱錦瑟詩定詁

劉盼遂

燕京大學國文學會出版文學年報單行本

MG
I207.227.424
1
2

李義山錦瑟詩定詁

劉盼遂

錦瑟無端五十弦，
一弦一柱思華年；
莊生曉夢迷胡蝶，
望帝春心託杜鵑。
滄海月明珠有淚，
藍田日煖玉生烟。
此情可待成追憶，
只是當時已惘然。

右李義山錦瑟詩，爲玉溪生集三卷本第一首。宋人以來，解者紛如聚訟，直至孟心史氏作李義山錦瑟詩考證，刊諸東方雜誌，就中於歷來悼亡之說，加以繁徵，始覺得其窳窳。然仍慮有未盡之意。今統將諸家之說，略加摘要，而再折衷以鄙見焉。

- 一 錦瑟爲當時貴人姬名。劉賁父，計有功諸人主之。
- 二 錦瑟之聲，適怨清和，中間四句配之。蘇東坡，許彥周，諸人主之。
- 三 直謂錦瑟詩爲不可解。元遺山諸人主之。

四 何焯評云：『此篇乃自傷之詞，騷人所謂美人遲暮也。』
「莊生」句言付之夢寐；「望帝」句言待之來世；「滄海」
「藍田」，言遠路而不得自見；「明月」「日煖」，則清時而
爲不遇之人，尤可悲也。』

徐應奎柳南隱筆云：『義門謂錦瑟詩是玉溪自題其集以
開卷。』

五 朱彝尊評云：『此悼亡詩也。意亡者喜彈此，故視物思
人，因而託物起興也。瑟本二十五弦，弦斷而爲五十弦矣
。故曰「無端」，取斷弦之意也。』一弦一柱而接「思華
年」，二十五而歿也。「胡蝶」「杜鵑」，言已化去也。
「珠有淚」，哭之也。「玉生烟」，已葬也。猶言埋香瘞玉
也。』

六 紀昀評云：『蓋始有所歡，中有所限，故追憶之而作。
中四句迷離恍惚，所謂「惘然」也。韓致光五更詩云：「光



景旋消惆悵在，一生贏得是淒涼，「即是此意。」

七 馮清注云：『此悼亡詩定論也。以首二字爲題，集中甚多。』莊生「句，取偶化之義；「望帝」句謂身在蜀中，托物寓哀；五句美其明眸；六句美其容色。』

八 孟心史致證云：『史記封禪書：「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，悲，帝禁不止，故破爲二十五弦」云云。瑟實爲二十五弦，但古傳爲五十絃所破，合兩二十五爲古瑟弦數。義山婚王氏時，年二十五，意其婦年正相同。夫婦各二十五，適合古瑟弦之數，因恒以錦瑟爲嘉偶之紀念。……三句明叙悼亡。四句言身方在蜀，心念婦殯。六句言會合之樂。五句言離別之悲。』

又云：『義山悼亡之年，蓋在宣宗大中五年，辛未，秋末。』

按馮氏義山年譜已考定爲是年深秋。

又云王茂元于開成二年榜下，選義山爲婿。合卷亦在是年。蓋假館于招國李家南園。

今按綜合以上諸先輩之說，則悼亡賦詩，自己大體無誤。惟爲一己顛倒之見，尙以爲有可補訂正者數事，今條繫之如左，以待正於當世西崑專家之前。其杜工部懷李白詩新解，亦卽於此文發揮，不再著論云。

錦瑟無端五十絃，一絃一柱思華年；

謹按五十絃當是十五絃之誤倒。十五絃者，呂氏春秋，仲夏紀，古樂篇云：『士達作爲五絃瑟，以采陰氣，以定羣生，晉夏乃拌五絃之瑟，作以爲十五絃之瑟，命之曰大章，以祭上帝。舜立，乃益八絃，以爲二十三絃之瑟。』是古本有十五絃之說，義山引以說明已與王氏結婚，共歷十五年，恰當錦瑟之數，以興起聯合年月之促也。考義山于唐文宗開成二年，應進士及第，王茂元于榜下選婿，當即成婚于京師招國里李將軍宅。此由玉溪生詩文中容易窺出，而經馮孟亭、孟心史諸人所論定者。至義山悼亡之歲，則在中宗大中五年秋季，此亦經前人所決定，十分具足者。起文宗開成二年，訖中宗大中五年，總得十五年。則此所云十五絃而思華年者，實爲指其夫婦共同生活之歷程，殆無可異議矣。自十五誤倒爲五十，繆說滋紛，如朱竹垞謂王氏年二十五而歿也，不思義山結婚十五年而王氏歿，豈將以十歲時「有行」乎？孟心史謂義山與王氏婚時，蓋各年二十五，此亦始妄言之。至朱鶴齡引或曰五十字疑廿五之誤，用秦女二十五絃事，然廿字唐詩中無用者，益不足據。餘若義山自傷五十之年，與夫夫妻百年方半諸說，

益不值辨矣。又義山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鄒二秀才聽雨，夢中作云：『逡巡又過瀟湘雨，雨打湘靈五十弦。』則言各有當，學者幸勿以彼而惑此也。又唐人往往以琴瑟絃絲代表年歲，如昔人詩咏彈琴女子之不肯直道年幾，而僅借弦數表云：『嬌羞伴不語，笑指十三弦』者，是已。

莊生曉夢迷胡蝶，望帝春心託杜鵑。

按莊子妻妻鼓盆事易明。望帝者說文解字佳都舊字說解云：『蜀王望帝淫其相妻，慙亡去，化為子焉鳥，故蜀人聞子焉皆起曰，是望帝也』。是「望帝」「杜鵑」，亦所以表明夫婦死別之悲，非僅點明羈官蜀地之意已也。

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煖玉生烟。

按二語蓋傷王氏所產子女多不成立而云。向來說者，皆不得其解。考北齊書卷三十五，陸印傳云：

陸印甚爲河間邢劭所賞，劭又與印父子彰交遊。嘗謂子彰曰：『吾以卿老蚌，遂生明珠，意欲爲羣拜紀可乎？』由是名譽日高。印母魏上庸公主，初封藍田，高明婦人也。印昆季六人，並主所生。故邢劭嘗語人曰：『藍田生玉，固不虛矣。』

據陸傳，則玉與珠，皆以喻人子女之韶秀，而又同出于才之口，意者，義山讀北齊書至此，感於此事天成偶匹，不覺技癢，纂句入詩，此自翹祭翁之尋常事也。珠而有淚，則是明珠可念，玉而生烟，則是良玉已碎，其爲子女之凋謝之譬喻，明矣。又攷義山文集卷七，重祭外舅司徒公文云：『植玉求歸，已輕於舊日；泣珠報惡，寧盡于茲辰。』亦以玉珠對文，論者或以詩與文比傳取類，實則非也。祭文，玉用搜神記羊雍伯事，珠用博物志鮫人泣珠事，皆與詩中情況不符。況王茂元之薨，在武宗會昌三年癸亥，錦瑟之詠，則在宣宗大中六年入蜀以後。豈能引以相繩耶？此段爲陳寅恪師發明，助益頗大，茲爲文附。又按：古人讀書有得，率爾成篇，即以所閱之書，據爲發端之詞。如陶淵明讀山海經諸詩，其最著者。又如杜甫詩集，冬日有懷李白詩云：

寂寞書齋裏，終朝獨爾思；試尋嘉樹傳，不忘角弓詩。短褐風霜入，還丹日月遲。未因乘興去，空有鹿門期。按此詩嘉樹之句，爲向來注者所費解。盼遂以爲此蓋子美讀左氏春秋傳，韓宣子來聘一篇，而引起遠懷太白之情，因即以讀書之事，叙以入詩，後人不習于詩人此例，故無從解說爾。今錄左氏傳原文如次：

昭公二年春，晉侯使韓宣子來聘，……公享之。季

武子厲綿之卒章。韓子厲角弓。……既享，晏于季氏，有嘉樹焉，韓宣子譽之。武子曰：『宿敢不封殖此樹，以無忘角弓！』遂賦甘棠。宣子曰：『起不堪也，無以及召公。』

原子美與太白交誼甚篤，有兄弟之約。見與李十二白同尋隱十首君如弟兄。』及天寶之末，白浮游江東，子美書齋曉讀，偶披左氏讀，見韓宣子厲角弓之篇，因尋繹其文，為詩經小雅魚藻之什，角弓首章云：『醉辭角弓，副其及矣；兄弟婚姻，無咎遠

矣』數語，而念及兄弟之宜親近，因兄弟而念及太白之遠隔，故又云短褐風霜入，遶舟日月遲，正以見太白之行跡山海矣。云嘉樹傳者，以代表左傳韓宣子來聘一章，並非有取意于封殖嘉樹之文，此固合於觀書有感之故事，與義山觀北齊書，珠玉故事，而賦悼亡詩，殆同一機杼矣。

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。

按此二語易明，不再徵引諸說。

貢 禹

七卷第四期「回教專號」要目

近五十年西人之回教研究.....Gaudetog Demombynes 著	韓儒林譯
中世紀中國書中之回教紀錄.....E. Bretschneider 著	白壽彝譯
維吾爾民族名稱變遷考.....	王日蔚
宋代伊斯蘭教徒之香料貿易.....	白壽彝
趙汝適大食諸國志攷証.....德國夏德	牟沅譯
明末清初之回儒.....美國羅志意著	牟沅譯
中國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與課本.....日本桑田六郎著	龔士謙
五十年求學自述.....	龔士謙
回漢糾紛視歷錄.....	王靜齋
成都回民現狀.....	蘇盛華
各地回民概況雜記.....	虎士文
	王紹良等

